

五礼通考

第四
函
十五册

五禮通考卷第七十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轉運使德永盧見曾

參校

李太僕總督署都督桐城方觀承同訂

蘇松按察司副使元和宋憲

吉禮七十八

宗廟制度

史記始皇本紀二世皇帝元年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
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
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
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
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以下
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
祖廟

蕙田案秦羣臣七廟之議與古禮合

右秦廟制

史記蕭相國世家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蕙田案漢初未有追王立廟之事況是時天下未定耶相國何所立當是因秦之舊而存其規制耳

漢書高祖本紀十年秋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於國都

蕙田案此郡國立廟之始由是西漢宗廟之禮紕謬相沿仍而難正矣

又案史不言京師立廟事豈因蕭何所建而奉主以祠耶郡國立廟乃是創見故特書之耳

史記高祖本紀十二年四月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爲高皇帝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

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缺輒補之

漢書禮樂志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

叔孫通傳惠帝爲東朝長樂宮

孟康曰朝太后於長樂宮

及閒往

師古曰非大朝

時中間

數蹕煩民

師古曰妨其往來也

作復道方築武庫南

如淳曰作復道方始

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通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

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于眾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

游衣冠如清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于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于高廟每月一爲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矣

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

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

下爲原廟

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

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

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文獻通考胡氏寅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蓋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游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煩民而築復道之爲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啟之矣

楊氏復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復道又請以復道爲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夫宗廟之禮貴乎嚴而不欲其褻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不欲其分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體極乎嚴原廟之體幾乎褻人情常憚於嚴而安於褻則親祀之禮反移於原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爲虛文矣如李清臣所謂略於七廟之室而祠於佛老之側窮土木之巧殫金碧之彩作于盛暑累月而後成費以十鉅萬禮官不議而有司不言及其成也不爲木主而爲之象不爲禘祫烝嘗之禮而行一酌之奠

之禮又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是也抑又有太不安於心者聖明相繼仁孝愛敬之至通乎神明而宗廟之禮未嘗親祀祇遣大臣攝行時享夫豈仁聖之本心哉蓋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心分而不專未既有所重則本必有所輕其勢然也

蕙田案原廟尤爲不經啟後世瀆神褻禮之弊者叔孫實始作俑胡氏楊氏論之審矣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高廟在長安縣西北十三里渭南

三輔黃圖高祖廟在長安西北故城中關輔記曰秦廟中鍾四枚皆在漢高祖廟中三輔舊事云高廟鍾重十二萬斤

文獻通考漢舊儀高廟蓋地六頃三十畝四步堂上東西五十步南北三十步祠日立九旗堂下撞千石鍾十枚聲聞百里寢廟者象生有衣冠履帶几杖起居日四上食卧牀帷帳原宗廟者朝廷行大禮封拜

諸侯王酎金原宗廟在北城外游衣冠嘗百果

漢書文帝本紀四年秋九月作顧成廟

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

之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循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使顧成之廟爲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俳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卽爲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景帝本紀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慾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

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
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世永永無
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
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
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
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
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
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
下制曰可

蕙田案太祖太宗議是

中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

史記正義括地志德陽宮漢景帝廟在雍州咸陽縣

東北二十九里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

武帝本紀建元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夏四月高園

便殿火

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殿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爲休息閑宴之處耳說

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哉矣

尋石建章元成孔光等傳其義可知便讀如本字上素服五日

文獻通考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案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兩觀災哀公三年桓宮釐宮災四年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天災若語陛下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

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

眞氏德秀曰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爲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爲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至火災之對則傳會甚矣況又導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尙德不尙刑者何其自相戾耶夫親戚之驕僭近臣之專橫夫豈無道以裁制之豈必誅殺而後快哉史稱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于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其後淮南衡山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斷於外不請既還事上皆是之史又言淮南衡山江都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夫謀反不過數人而坐死者若是其眾豈非仲舒前言有以發帝之忍心與

馬氏曰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此正論也春秋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亦謂毀廟不當復立故災若引是爲對革正宗廟之重複褻慢不如禮者以明尊無二上之義則

不至流傳元成之時樂因循而憚改作以來眾議之紛紛矣今舍所當言而他及其非所宜何哉

宣帝本紀本始二年夏五月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脩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文獻通考時詔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大議庭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無

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其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守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元康元年夏五月立皇考廟

元帝本紀永光四年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羣元成傳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
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

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迺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

遠卑賤其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
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
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
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
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
心也故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
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
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
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
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
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脩臣請勿復脩奏可因
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
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

文獻通考永光四年御史大夫貢禹奏罷祖宗皇后位坐獨祭皇帝而已

蕙田案罷郡國廟是

永光五年冬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建昭元年冬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韋元成傳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

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
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
親疎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
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
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
爲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
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
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
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
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
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

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于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讓固辭而後卽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